

从传统伦理到消费伦理

——当代伦理学变革中的一种立场

王云霞

(吉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长春 130118)

摘要: 传统伦理是在前资本逻辑时代中确立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当代资本逻辑条件下的消费社会产生了“异化消费”,从而迫使消费伦理问题成为可能。消费伦理虽然并非是对传统伦理学的彻底颠覆,但消费伦理却超越了传统伦理的有效界限——消费伦理把后代人拓展为伦理对象,从而试图在人对自然物的审美关系中,以及对消费的哲学反思中建构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伦理。在这个意义上,消费伦理越来越成为当代伦理学变革中的一种立场。

关键词: 传统伦理;消费异化;消费伦理

中图分类号: B82 - 05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09)05 - 0024 - 05

一、消费伦理问题在当代的凸显

当代中国学术界有一普遍性共识:现代社会出现了异化消费。法国后现代哲学家波德里亚甚至把当代社会称为“消费社会”。可以说,消费伦理问题的提出不是按照伦理学的内在原理从逻辑上推论出来的。消费伦理问题的提出是与当代人类消费状况紧密相关的。这种状况概括起来就是“消费异化”或“异化的消费”。因此,正是因为出现了异化的消费,才有消费伦理问题的提出。

提出消费伦理的前提显然是消费异化或异化的消费。那么,何谓异化消费?对此,有学者认为,过度的消费使人的感官、感受获得极大的刺激和满足。“光芒四射、琳琅满目的商品不断地刺激着人的欲望,使消费成为非理性的狂欢。”^[1]但是,这种消费的结果却不是使消费主体占有的更多的幸福。消费的目的在于幸福,而异化的消费则使人陷入更加深入的焦虑之中。这些焦虑当然不是对消费自身的理性反省,而是谋求获得感官超越的消费焦虑,更深层次的是对

冒着被排除主流文化的风险的焦虑。当代,异化消费作为见证身份的符号给予主体以尊严和安全,这种异化的消费只能把人的欲求推向“恶”无限。

消费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在传统社会那里并不存在于伦理领域。因为表面看来,消费是人对物的关系,而不是人对人的关系,故而不存在什么伦理关系。传统的消费大多是生命的基本需要的满足。这种消费根源于生命的自然需求,因此不存在异化问题。然而,按照波德里亚的观点,现代社会“已经从‘物的消费’过渡到‘符号消费’。消费也不再是物的占有和消耗,而是指向符号的消费。”^[1]对符号的追求超过了对物的功能的需求。今天的需要是超越了生命基本需要的需要,这些超出基本需要的需要,丹尼尔·贝尔称其为“欲求”,马尔库塞称其为“虚假的需要”。这种消费在物面前表现为过度的“爱好”,以至不能自我抑制,其结果必然导致对责任的亵渎。因为过度的需要已经把他人作为工具而不是目的(在消费伦理的语境下,他人主要指的就是当下不在场的后代)。对类的关照同样具有不可质疑的绝对必然性,也许这在人那里更具有本能性。本能是不需要反思的绝对必然性。过度的消费造成了对人类持存的威胁。过度的消

收稿日期:2009 - 07 - 20

基金项目:吉林农业大学科学研究启动基金资助项目(2007014)

作者简介:王云霞(1972 -),女,满族,黑龙江绥化人,讲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费直接的后果使有限资源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正分配成为问题。可见,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可能是当代提出的消费伦理的根本问题。

一边是堕落,一边是救赎。没有危机的消费,也不会有消费伦理的提出。人只有在困境中才能自救。著名学者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认为,“必须发展一种使用物质资源的新道德。”^[2]作为救赎的道德律令,消费伦理自然在当代被引入到道德领域进行反思,即能消费的是否是应该消费的?对利益的沉迷与爱好必然要与人的道德律令相冲突。“他们的理想往往是,高高筑起的钞票、光芒四射的金银、豪华漂亮的汽车、舒适华丽的住宅。人总要在竞争和攀比中凸显自己的价值、标识自己的地位,然而现代人往往只知道以物去凸显自己的价值或标识自己的地位……却很少想到,人也可以通过完美人格的铸造、高尚性情的陶冶而实现自己的价值并获得自己的尊严,很少想到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比拥有金钱和汽车更重要。”^[3]在这个意义上,消费伦理所触及到的根本问题仍然是道德法则与人的主观爱好之间的冲突问题。正是这一根本问题决定消费伦理仍然是一种伦理,即在人的特定的消费活动中所表现的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伦理。

二、消费伦理为什么被排除于传统伦理之外

什么是传统伦理?伦理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应该是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本性,是人的自由,而不是由外在的利益关系所迫而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的一纸契约。外在的强制性不是自由,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能够超越自然世界的因果必然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律。在传统的意义上,伦理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之理。人与人之间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是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与其他生命的区别。违反这个人之理的法则,就是“恶”的、反伦理道德的。康德认为,道德的绝对命令乃是出自人的先天法则,“全部道德概念都先天的坐落在人的理性之中,并导源于理性,不但在高度的思辨是这样,最普通的理性也是这样。”^[4]在任何时候,人都不能

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做工具,而应该永远看做自身就是目的。道德作为理性的先天法则是超越经验世界的,是理性为自身定立的绝对法则,这个法则具有绝对必然性。康德认为,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而责任是“由于尊重规律而产生行为的必然性”^[4]。

在传统伦理的界限内,消费伦理问题是不存在的。传统社会中,没有像当代这样过度的消费在普遍的意义成为支配人的观念和行为习惯,因而消费伦理也不会作为问题提出来。传统社会的伦理显然普遍地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譬如中国传统的五伦关系:“长幼有序,夫妻有别,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行为的基本伦理规范。消费的扩张是伴随西方资本逻辑的扩张而得到扩张的。资本逻辑的总体性原则就是利益最大化。而在经济增长达到一定限度的时候,即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消费就自然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扩大消费才能使商品得到充分实现,从而完成新的经济增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消费也就逐渐背离传统的本来意义上的消费,而是成为经济增长的“手段”,这是异化消费的另一个基本含义。传统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只是到了资本逻辑的时代,才真正进入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资本逻辑扩张必然导致对传统农业文明的伦理的冲击。因此,消费伦理问题才在资本逻辑的扩张下,在当代凸显出来。在传统伦理的意义上,伦理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而当代则因为物质利益的介入,而使消费活动成为伦理问题。那么,当代消费伦理的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成为可能的?又是在什么意义上实现了对传统伦理的超越的?

三、何谓“消费伦理”

1. 消费伦理的审美维度

消费伦理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消费伦理是要把作为消费对象的自然物纳入到伦理中来吗?显然不是。消费伦理不是更换伦理的对象,不是让人对人的伦理关照发展出人对物的伦理关照(表面上看是使人在消费物时多一些伦理关怀,

其实不然)。既然自然物作为没有理性的存在,并不具有自身作为主体的功能,就无法在人与物之间建立类似传统的伦理关系,至多是人在自然物面前超越功利,构建一种审美的价值关系(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可能的一个维度)。

消费固然指向一个作为自然物的对象。人与自然物之间,首先是一种功利关系,即自然物是人类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手段。但仅是这一功利关系,则人类只是把自然物看做了工具,而没有把自然物本身看做是人的伦理对象。因此,在消费伦理的语境中,自然物如果能够作为超越功利的对象,那么,人与自然物之间也会建立一种伦理关系。而这种关系恰恰就是审美活动。只有当人把自然物作为人的审美对象,而不是功利对象的时候,则人与自然物之间才能建立一种伦理关系。然而问题是,当人把自然物作为审美对象的时候,也并非建立了人与自然物之间的伦理关系,其实质仍然是人与人自身的伦理关系。也就是说,当人把自然物作为审美对象的时候,恰好表明的是人以人的目光——人遵照自己的审美情趣——构造出来的对象,是人与自己的伦理关系通过自然物得到的彰显。在这个意义上,消费伦理仍然是人与人自身的伦理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物之间的伦理关系。

2 消费伦理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消费伦理的提出并非颠覆传统伦理观念,旨在与其殊途同归。与其说是扩大传统伦理学的边界,到不如说是拓深伦理的层次,使伦理进一步自我完成。

物所遮蔽的说到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人对人的道德关系,其实质是当代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拓深到当代人与下一代的伦理关系。这样的关系从来不是强加到人身上的,即使动物也存在对类的持存的本能。人的本性之中固有对“类”的形而上学的关照。这样的伦理反思更能拷问人的理性能否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能否为自己的爱好私利找到“绝对必然性”。理性能力只能在非理性扩张之际得到确证,正像马克思所言,异化的扬弃和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罗尔斯顿指出,环境伦理是一个人的道德境界的新的试金石。那么消费伦理无疑是人作为类的存在的“敲门砖”。如果人不能对其同类负责任,又

如何谈及对异类(自然和动物)存在道德呢?“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5]我们到底能留下什么来确证曾经存在的意义?

3 消费伦理是对时代性的人类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哲学反思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时代的人类性问题必然在作为时代精华的哲学中得到表征。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消费文化扩张的外在诱发、人类生存困境的内在驱动,需要我们对现有的消费观念进行反思。消费伦理问题提出既是对时代问题的应答,同时也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自觉。

本来消费是一个经济概念,是人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行为。“我们需要的是消费品的使用价值,我们所消费的也是消费品的使用价值。”^[6]农业文明的消费模式就是这种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的节约性的消费。当然这种模式的消费是以人没有过度消费的能力相适应的(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生产力)。这个状态下的消费是符合需要的,所谓的消费伦理问题是不在场的,是没有意义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7]工业文明的消费方式打开了人的感性欲望的闸门,同时作为人的理性本能又不断自我批判和反思。人的存在就是矛盾。人无知时,所有的东西都不是问题。当人有知时,作为知的知既刺激了人的渴望,同时作为知的知又跳出来约束和遏制人的欲望。人挣扎在理性和感性之中。科学技术的“座架”,人的工具理性的高扬,使原本消费使用价值的行为突破了原有的界限。人的消费蜕变成成为“时尚消费”、“符号消费”等等的挥霍性的消费。这种消费超越审美,超越使用价值。那么,这种消费是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审美情趣的提高呢?还是奢华之下空虚无所适从的掩饰呢?是人的身心真的在这种消费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呢?还是为了得到他人对符号的艳羡获得的满足,从而在他人的目光中以此乞求没有底气的从容呢?人刚刚挣脱了“本质主义的肆虐”的风暴,又陷入了“存在主义的焦虑”

的漩涡。

物化的时代消费同样是异化的。而这种异化的消费源于人自身的存在方式,人自身的存在方式决定人只能是自我救赎。对异化消费的超越,呼唤对消费的伦理制约就是对凸显的消费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哲学反思,表征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自在、自觉到自为。人的崇高和伟大不是在于“出生牛犊不怕虎”,无知的自信是空的,没有内容的,也就不能称之为“自信”。而是在于我是知的,我是自觉的,我是自律的。我能为我自己设定的问题自我解决。这是理性的伟大,这种自信是真实的,有内容的。

消费伦理问题的提出适时地表征了人类对自身行为的担忧,对未来可持续生存的茫然恐惧。消费伦理就是要为人的过度消费行为设定必要的原则,即人能消费的,未必是应当消费的。这一原则的前提是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对类的关照是所有生命的本能。在生命这样原初的冲动之中,所有的物种都是一样的。动物对类的关照是本能的、直接的、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本能就是最根本彻底的理由,因为动物的全部存在就是本能。而人的对类的关照则是形而上学的、是反思的,人的存在是本能和超本能的。人能自我意识其为本能、超越本能。在“人身依附关系中”,人和消费和而为一。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状态中,人与消费是分离的。启蒙和开化愈使人对自己的丰富性感到新奇,同时愈使人无所适从、欲壑难填。人消费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望。欲望无限,人在消费中自我迷失。对消费品的渴求以及对之获得的幸福向往的体验随着对消费品的占有而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对下一个能够获得满足的消费品的搜索和渴望。实际情况是,不是占有了消费品让人幸福,而是在对消费的意淫中找到了快感。消费背离了自身,消费背离了人,消费操纵了人。这就是现代社会中异化了的消费。

四、消费伦理对传统伦理的超越

一方面,消费伦理仍然坚持着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这是传统伦理确立的有效界限。但消费伦理又超越了这一界限,即把后代人拓展为伦

理对象。马克思·韦伯曾经深刻指出,一个事物若失去了传统价值意义系统的支持很容易陷入合法性的危机,而消费伦理学企图扩大传统伦理学的边界,也就常常面临着颠覆传统伦理从而导致失去传统道德资源的支持并造成人们对其存在的正当性产生怀疑。在这个意义上,消费伦理不是要建立人与物之间的伦理,而仍然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但它已经超出了传统伦理的范围,而是拓展到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另一方面,消费伦理的建立不是要返回人类蒙昧的状态,而是要在人的理性被启蒙之后建立消费伦理“自律”。而消费伦理从表面而言,是人与自然矛盾的关系的凸显。消费伦理似乎超越了传统伦理的边界,而无法得到传统道德理论的支持,这种具有颠覆性的伦理观念的建立显得力量单薄和举步维艰。传统是我们从祖宗手里接过的传家宝,当然不是僵死的东西,因为我们不能原封不动的传下去,因为我们存在过,就有存在的意义。这个意义恰恰在于时代性和对人自身类的持存的保证,至少是焦虑。消费伦理无非是要求人的消费理性化,而根植在人的本性中的理性是与生俱在的。似乎科学的日益发展证明人知道的越多,而人的需要越多,而约束自己的东西也越多,因为每个感性的知的背后都垂立着理性的冷峻目光。

消费伦理不是要伦理而不要消费,不消费则不存在所谓的消费伦理问题,消费与对消费批判同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8]消费源于人的生存的匮乏。马克思所说的吃穿住显然符合了人的基本的生存需求。需要是匮乏的表现。过度的消费反映的是什么匮乏?物的满足生理的需求已经转变为满足心理的、精神的需求,以对物的崇拜来填补精神的空虚,人在更浅薄的意义上存在,道德与崇高退入背景,成为被传诵的神话。这样的逻辑后果必然造成自我毁灭的人文景观。

总之,消费伦理问题在当代的凸显,给传统伦理学带来了挑战。一方面,消费伦理仍然作为人与人(后代人)之间的伦理;另一方面,又不能固守在传统伦理的有效范围之内,而是把伦理拓展到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这其中必然遇到种种理论困境。在当代,诸如“自然伦理”、“生态伦理”、“发展伦理”、“环境伦理”、“科技伦理”等种种伦理学纷纷在理论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照。而在“消费社会”的今天,如何建构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消费伦理,显然构成了当代伦理学变革中的一种立场。

参考文献:

[1] 孙春晨. 符号消费与身份伦理 [J]. 道德与文明, 2008, (1).

[2] [美] 梅萨罗维克, [德] 佩斯特尔. 人类处于转折点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142 - 143.
 [3] [美] 艾伦·杜宁. 多少算够 [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18.
 [4] [德]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5] [法] 让·波德里亚. 消费社会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
 [6] 刘福森. 西方文明的危机与发展伦理学 [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5: 135.
 [7] [德]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 84.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32.

From Traditional Ethics to Consumption Ethics

—A Point of View on Contemporary Ethics Refomation

WANG Yun-xia

(School of Maxism,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8,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s ethics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rt of ethics among people in the preceding capital logic age. Consumption society in modem capital logic has produced 'alienation consumption', making consumption ethics problem possible. Consumption ethics does not overthrow thoroughly traditions ethics, but consumption ethics supasses the effective boundaries of traditions ethics and consumption ethics develops the future generation as ethics object, trying to establish a sort of new ethics between the people of contemporary generation and future generations in the aesth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n consumption philosophy. In this sense, consumption ethics becomes a kind standpoint in contemporary ethics refom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ethics; consumption alienation; consumption ethics

[责任编辑 王 春]